

有色情怀

那些在记忆中复原的矿山碎片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柯志鹏

黄石是因矿立市的老工业基地,素有“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之美誉,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打造“工业强市”的一张炫丽名片。提到闻名遐迩的古铜矿遗址,就不得不说到铜绿山矿。

弹指一挥间,铜绿山矿已走过了近六十载岁月,从五十年代的一个县办小矿,发展为今天一座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国有矿山,因其矿石禀赋好,资源储量足,曾被上了“全国经典矿山”的光环。一代代矿山人践行资源报国的使命,他们远离家乡故土,在这方铜土地上扎根,把矿山作为了第二故乡。

作为一名矿山子弟,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在矿山一千就是二十二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在矿山度过,也见证了矿山的兴衰荣辱。

八九十年代,是矿山人口最多的时期,高峰时达万余人。有大厂房,有工人村,有俱乐部,澡堂、医院、学校、商场等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社会。

吃住行乐在矿山,一些美好的记忆总是让

人不能忘却。

吃是矿山人最为津津乐道的。铜绿山矿毗邻大冶,物资供应顺畅,矿山菜市场从早到晚人头攒动。计划经济年代,工人待遇还是不错的,家里有人在城里上班,就是端上了“铁饭碗”。矿山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天南海北的食谱在这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矿山味道。吃饭有食堂,包子、馒头、花卷和发糕凭票供应,又大又白,冒着热气,让人口水直流。蒸箱里的粉蒸肉又酥又滑,肥而不腻。逢年过节,各种福利五花八门,满载而归。铜绿山矿冰棒更是香飘百里,没有任何添加剂,在炎炎夏日作为降温品发给职工,连吃三根都不过瘾。如今铜绿山的炒粉和烧烤也闯出了名声,不少人慕名前来,一饱口福。

这些年,矿山住宿条件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建矿之初,工人都是搭窝棚,住山沟,后来一栋栋宿舍拔地而起,从单身宿舍到过渡房,从非单元房到单元房,基本解决了职工住宿难的问题。每个工人村都配有开水房和澡堂,定

时开放,凭票供应。那时小孩能帮忙的就是打开水,提上各式水瓶,排成长队,有说有笑。在选矿废弃的厂房,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黄梅村,大概是黄梅人居多的缘故,里面住了很多人,各种小吃多,口味独特,吸引了不少人来品尝,后因扩能改造进行拆迁,黄梅村成了一段历史。矿山如今住的基本上是退休工人,大部分职工都在大冶、下陆和黄石购买了商品房,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曾经住过的单身宿舍,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生活符号,改造成了大学生公寓。

行路难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过去山路难行,晴天一身矿灰,雨天一片泥浆。铜绿山矿建有完备的采矿和选矿生产流程,辅助单位一应俱全,最多时有四十多个车间、科室,但较为分散。采矿工人上班要经过露天坑,大篷车接送,摇摇晃晃,挤得透不过气来。选择步行,一路坑坑洼洼,来回也要五十多分钟。后来有了车队,客车负责接送职工上下班。进入新世纪后,公共汽车代替客车,成了通勤车。矿区经

过连续多年的建设,已形成了生活区、办公区、生产区三区并立的格局,道路全部硬化,行走畅通无阻。矿区两旁和主要厂房都种满了花草树木,春秋时节,百花争艳,芳香沁人,行走在绿色小道上,心旷神怡。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些年购买私家车的越来越多,上下班更加方便快捷。

乐在矿山是一代人挥之不去的印迹。尽管矿山生活艰苦,但矿山人豪迈开朗,总能找到乐子,每到晚上十点钟,矿区街道上仍是人气十足。火车路旁,散步聊天的一拨接一拨。下班累了,在澡堂泡上热气腾腾的洗澡水,一身疲倦无影无踪。喜欢看电视剧,天黑搬上小凳子,围成一圈欣赏矿山电视台的自办节目。那时流行点歌,有哪个单位创下高产,还会点播电视连续剧和港台电影。矿山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各种收藏、戏剧、绘画、书法、自行车、摄影等协会人员爆满,逢年过节,舞龙舞狮热闹非凡。竞技味十足的篮球赛尤其吸引眼球,得到消息的职工家属早早把灯光球场围得

水泄不通,针都插不进去,进球后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每年春节前,在职工俱乐部都会上演一场迎新春节文艺汇演的大戏,各单位选派最强阵容参加,没有领到观众票的,连连唉声叹气。也有喜欢清静的,揣上借书证,到图书室找个僻静角落,看书看报。那个年代鲜有手机和电脑,每个单位班组都订阅了报纸和书籍,办板报的,写标语的,投广播稿的,培养了一大批能写会画的通讯员队伍,文学氛围十分浓厚。

走过青年,跨过壮年,如今的矿山已步入中老年。铜绿山矿五十多年来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资源是有限的,矿山改革转型势在必行。

无论矿山何去何从,留在一代代矿山人心中的记忆是美好而永恒的,曾经“光灰矿山、馒头食堂”的历史渐行渐远,那些存在或消失的矿山碎片,历经岁月的打磨复原,总能让人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职工摄影】

聚焦安全

公司总部 张国平

铜都诗抄

追寻心弦温暖的永恒

○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 杜初民

入疆春夏秋冬过六载,
蓝蓝的天空坠地的云,
夜降临倚窗仰望星云,
远离喧嚣尘埃的瞬间,
食一碗人间的烟火,
冲一杯香浓浓的咖啡,

饮八杯人生起起落落,
沉淀情绪听空灵乐音。
古琴弹出清韵和声,
沁入布满尘埃的心门。
伴与笛声悠悠的乐曲,
追寻心弦温暖的永恒。

笔下风景



冬游铜山口

○金格公司 王文霞

对于喜欢旅游的人来说,不同的地方总会有不同的景致,也许是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建筑特色、风味小吃,又或者只是某一时刻,内心莫名生出的一些感悟。一个纯粹的旅者,对于景物的欣赏并没有那么苛刻,一花一草,一屋一人,最纯朴的样子才是最自然的美丽。

铜山口,一个并非旅游景点的地方,我却一次又一次满怀欣喜地走近,走进……

初冬时节的铜山口矿,路边也有打了霜的青菜,办公楼里也是一片热火朝天,新主井、选矿车间、露天采场,到处都有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师傅们忙碌的身影。

我和几位摄影大师来到了较远的尾矿库。此刻,呈现在眼前的尾矿库和那年夏天初见时的样子大不相同。此时眼前尾矿库的水是碧绿的,天空是湛蓝的,远处的山丘充满着朦胧的诗意,在雾气笼罩下的山林若隐若现,山脚下的树木有的是金色的叶片,有的是红色的,非常亮眼,这与印象中冬日萧瑟凋零的模样大不相同。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就连路上松软的泥土都是带着颜色的,这一刻,只觉得眼前的近水远山,树木葱郁,重山叠翠,色彩斑斓,像极了传说中神奇美丽的九寨沟。

再上天台山,没有了夏日鸟鸣啾啾的喧闹,多了一份冬日的厚重与静谧。青山绿水依旧,古宅寺庙如故,却仍然有新的景致令我欣赏:那叫不上名字的、圆润如珠的红色小果,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

闪着晶亮的光泽引我驻足;山顶的斜坡上,一大片红艳艳的树莓散发着诱人的果香,仿佛在我招手;大树不远处的那幢老房子仍然是我们上山、下山时的路标。老屋的墙边,趴在老人脚边晒太阳的大黄狗,不知是不是那年冲着我不停摇尾巴的“小黄”?头戴深色花纹绣样棉帽的阿婆,虽然满脸褶皱,但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慈眉善目的样子,像极了我乡下的外婆。眼前的老人、古屋和并不精致的山水林木,以及那只惬意的大黄狗,仿佛与我梦中的故乡一样亲切、安宁、美好,我变换着不同的姿势和角度,决意按下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一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路上除了标注路线的指示牌就是这些红底白字的生态保护宣传横幅。我一边默默地念着,一边想着如果每个人都能怀着一颗如同守护故乡一般的心态去守护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让宜居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美,那么建设美丽中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并不难。“眼前一切皆美景”,这样的画面想想都令人向往啊!

再次站在铜山口矿办公楼前,我看到,这座绿色矿山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处处显露着蓬勃的朝气,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循着前人留下的足迹,又一代矿山人继续着挖掘开凿、采选提炼的工作,他们以对标先进,打造一流铜企为目标,正在迈开大步向前进!

追逐影视的日子

○冶炼厂 肖爱梅

第一次有印象的电影是《少林寺》,记得那时是在铜山口矿里的俱乐部。电影放映前的一个小时,俱乐部门前人头攒动,人潮外圈卖瓜子的,卖炸油条的,卖小孩玩意儿,一片繁荣嘈杂。卖得最好的就是那种用报纸包着的一小包一小包的瓜子,人们一边焦急的等待,一边嗑着瓜子,感觉到生活是如此的惬意。放映开始前的检票时间一到,俱乐部那扇大门一打开,人潮像奔腾的河那样朝一个方向涌去,一开始,检票的那条铁栅栏还有点秩序,后来就完全失控,趁这混乱,母亲把我“夹带”了进去。

我坐在母亲身上,忐忑不安地一边看着电影,一边留心着周围,一看到有手电筒的灯柱晃过来,我就赶快蹲在母亲大腿边的暗影里,大气也不敢出,耳边尽是电影的声音和嗑瓜子的声音。一场电影下来,记得了一个牧羊女,一个高高胖胖的老方丈和一个武功高强的少和尚,还记得了那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歌“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来把你仰望……”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这首歌在我那小小的乡村里被我们没日没夜地反复高唱。

第一部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更是在我的童年里像一次刮过岁月的狂风。那时我上小学了,我们的学校坐落于一古老青石小街边,街早已没有了市集的任何痕迹,只是有一个小小的供销社。而最让我们魂牵梦萦的是有一个隐匿于古老沉静老屋里的录像厅。下课时间一到,好多人迫不及待地就冲向外面。最开始,有三两人会在上课时间迟到,后来发展到有近一半人,甚至有人到了连课也不上的程度。老师去调查,发现这么多人迟到乃至不上的原因是因为去看《射雕英雄传》,于是大为恼火,就跑到录像厅里去捉人。孩子大部分胆小,老师一去,一哄而散,但有俩长得高高大大的男同学,比我们个子矮矮的班主任老师高

很多,所以在气势上自胜一筹,老师赶也不回,于是老师只有费力地一左一右揪着两人的耳朵,拉小牛一样的把他们拉回了教室。后来,老师干脆下课后也不回办公室了,守在教室里连同学上厕所也要干涉一番,尤其是已经有了不良记录的,老师更是恨不得连他们上厕所也要守在门口。在老师的严密封锁政策下,我们繁盛的追剧之梦终于在白天里成为泡影。

好在那时的我们,课后的作业不是很多,下午放学后是有时间去打猪草采野花的,晚上更是无忧无虑的时候。只要跟家大人打个招呼,就可以三五成群地从这个村庄跑到那个村庄去看一场露天的电影。记得那次看完电影《画皮》,是一个冬日的深夜,那晚放了两场电影,而那个恐怖的片子却放在了后头。等看完电影,发现我们湾子的人走得只有三个了。那是一个月光惨淡无力夜风呼啸侵入骨髓的寒冬,我们走在山边小径上,狂风在月光下模糊了轮廓的山影里不安的大声嘶吼,黛色的树林发出巨大的沙沙声,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乌鸦悲惨凄惨神秘的叫声,哇哇……我全身汗毛倒立,仿佛在某个暗处有个神秘的东西在窥视着我们,再联想到刚看了的电影里女鬼吃人的画面,我几乎要哭出来了。除了脚下的路,我不敢看任何地方,因为害怕我仿佛已经紧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符号。就这样我们几个女童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一路恐惧一路担忧地走完了那段似是整个童年里最漫长的路。

当然,男孩子理所当然的更是追剧的主力军。那时每个或大或小的村庄,总有一群人数或多或少的追剧童子军,就像江湖里的武门派别。学校里是发布影视信息的最佳场所。往往吃过晚饭,哥哥就迫不及待出门了,人是在放学路上就约好了的。我在半夜里醒来,屋外“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的童声大合唱由远而近,整个村庄都被这“夜半歌声”叫醒了,母亲不等哥哥叫门,早已把门打开,与此同时,左邻传来开门声,右舍传来敲门声,东家的黄狗,西家的黑狗汪汪成一片,一个村庄的夜梦就这样的被一群孩童惊醒,又在一两声零落的狗叫声里复又梦去。

后来,我们村一个在有色上班的工人买了我们村第一台电视机。每天天没黑的时候,他家的堂屋里就放满了我们各家小孩拿去占位子的家什,矮的凳子高的椅子,甚至是某个来不及回家拿凳子的顽童临时放的书包甚或是一本书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占着一席之地,这算得上中国最早的家庭影院的缩影吧!那时看电视必须配备一个被我们称为“电视塔”的东西,是一根竹竿撑起的一个金属架的玩意。电视画面不清晰时,就要经常去转动竹竿,通常是一个人在室外某个地方动,门口站一人传话,画面一出来,一屋的观众就齐声大叫:“好!”,等到信息传出去,画面又是一片雪花,又是一屋的“哎!”声。碰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调电视塔的人三五分钟就要出去调整电视塔方向,往往调了一晚上,没看清什么情节,就看了屏幕上几个人出来了又不见,不见了又出来,只是这一屋的人傻傻的要等个丑寅卯来,直到电视剧结束。

那些年一群人一起追逐影视的日子,在岁月深处隐约成古旧的爱恋,散发出醉人的弥香,似一只风筝从童年里穿越时空而来,在人生的渺渺晴空里自由轻盈的飞翔,带来的是满心的期盼激动和喜悦。80年代追过剧的一代人,现如今已是不惑,而那些年月里满满地满地世界疯跑去一场电影或电视剧的那种简单纯净的快乐,都将是这辈子再也不可能邂逅的特别风景!

那些简单了的生活,那些简单了的快乐!那些年,那些影视!